

剥烂苹果·锐批评文丛

何 英 著

批评的“纯真之眼”

作家出版社

剥烂苹果·锐批评文丛

何 英 / 著

批评的“纯真之眼”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批评的“纯真之眼” / 何英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7. 11

(灿烂苹果·锐批评文丛)

ISBN 978-7-5063-9647-9

I. ①批… II. ①何…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13264号

批评的“纯真之眼”

作 者: 何 英

责任编辑: 汉 睿 李 静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中煤(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280千字

印 张: 19.75

版 次: 2017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9647-9

定 价: 49.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何英

新疆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副主任，新疆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文学博士（在读）。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委、第一届和第二届惠生·施耐庵文学奖评委。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访问学者。2006年获新疆第二届“天山文艺奖”文学评论奖，2013年获《文学报·新批评》新人奖以及新疆社科基金课题《新疆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同年入选新疆“四个一批”人才，2016年获首届茅盾文学新人奖等。在《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南方文坛》《文学自由谈》《文艺报》《文学报》《中国文化报》《中华读书报》等多家报刊发表约100万字评论作品。著有评论集《呈现新疆》《深处的秘密》，随笔集《阁楼上的疯女人》。



何英

出版前言

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科学回答了新形势下影响文艺发展的各种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对文艺事业的大繁荣大发展提出了殷切的希望，是我党继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后，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又一次创造性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文献。2016年12月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总书记又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文脉同国脉相牵，文运同国运相连”，把文艺的地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体现了党对文艺事业的充分重视和信任。总书记的两次重要讲话，高屋建瓴，语重心长，既指明了文艺发展的方向，又对当前文艺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解剖，为文艺的发展把脉、定了调、鼓了劲。尤其对于文艺评论工作，总书记给予了高度重视，既肯定了文艺评论工作的重要意义，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文艺评论中存在的各种不良现象，并对文艺评论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号召批评家要做“剜烂苹果”的工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

为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提高当代文学批评的针对性、战斗性和原则性，营造讲真话、讲道理的文学批评氛围，作家出版社决定推出“剜烂苹果·锐批评文丛”，集中展示敢说真话、有力量、有风骨、敢于亮剑的文学批评著作。首批推出李建军、洪治纲、陈冲、刘川鄂、杨光祖、牛学智、石华鹏、李美皆、何英、唐小林十位在文坛有影响有代表性的批评家，每人推出一本以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不良现象、思潮以及作家作品不足为研究内容的评论集。这些评论家关注文学现场，敢于

说真话，敢于亮剑发声。他们针对某一个具体作家作品的批评也许有偏颇、有争议，不是所有人都认同，也不代表出版社的观点，但他们的批评姿态、批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他们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维度。作家出版社希望通过这套丛书，集中展示这些批评家的形象，让他们的批评方式、文学观点为更多的读者所了解和熟悉，并以此积极营造“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健康批评生态。

本丛书将采取开放式的结构，今后有符合丛书宗旨的新的批评家的作品，我们将陆续推出。

作家出版社

2017年5月

目 录

我们·当代文学综论

- 当代文学的十个词组 / 3
- 理论的过剩与叙事的消融 / 14
- 融合、转化和生成中的中国批评 / 26
- 批评的“八股”与“八卦” / 29
- 当叙事遭遇信息 / 36
- 无情的文学 / 42
- 疲劳的文学 疲劳的批评 / 51
- 散文写作不当回事儿? / 54
- 散文新动向 / 57
- 新疆当代文学生态扫描 / 65
- 新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求同与存异 / 78
- 当代新疆小说的叙事困境 / 83
- 拯救与自由: 对兵团小说的一种印象 / 95
- 而知也无涯 / 101

她们·女作家作品论

- 才女何须福薄 / 111
- 阁楼上的疯女人 / 119
- 张爱玲: 千古恨事由此铺开 / 127
- 王安忆与阿加莎·克里斯蒂 / 134
- 残雪和她的城堡 / 142

严歌苓的“浓极而淡” / 145
《陆犯焉识》：总是失败的诸神 / 148
《妈阁是座城》：茉莉香片又续了水 / 153
《万物花开》后的林白 / 159
叶尔克西：吹向汉语文学的草原清风 / 163
李娟：散文的意外 / 169
和《文学自由谈》的二三事 / 174
喊话的人 / 179

他们·男作家作品论

莫言小说：感觉之外皆游戏 / 185
《带灯》面面观 / 192
对《秦腔》评论的评论 / 199
阎连科：批判姿态的后面？ / 206
王者归来？
——从《牛鬼蛇神》看小说何为 / 216
周涛的精神谱系 / 224
《日夜书》：那些辩证出来的人和事 / 236
《一句顶一万句》：半部书 / 242
刘亮程论 / 247
玩出自己 / 262
“妖兽”诞生记 / 270
阿拉提·阿斯木小说论 / 276
北野诗歌的声音意义及诗学启示 / 281
论“传统小说”在当代新疆的“超稳定性结构” / 291
“活的精彩，死的绚烂”
——关于长篇小说《木垒河》的对话 / 299

我们·当代文学综论





当代文学的十个词组

一、空虚时代

上世纪 60 年代，有个法国人写了一本新哲学书叫《空虚时代——论当代个人主义》。作者通过对自恋、冷漠、诱惑、空虚、幽默、暴力等社会元素的分析，认为一个个人主义历史新阶段到来了，人们沦入空虚和自恋的逻辑，一个空前民主化的时代来临。时隔 40 年，此言论在今日中国具有了某种不证自明的实践性。

首先是自恋。人们通过健身、美容、旅游及各种各样的使人们更加善待、热爱身体的消费活动，日渐沉迷并接受消费及商品所带来的满足和更大的欲求，人们把最大的热情和最深的关切投注在自己身上。地铁、公交车上的年轻人戴着耳机一脸木然的表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表情之一，人们沉浸在自恋中，不再像集体主义时代那样将目光盯在集体和别人身上，人们从里到外只管自己，只关心与自己有关的事物。曾经狂热的公共激情被消费得只剩下冷漠。

空虚正在成为当代文学的背景和底色，当你看到不论是名家新作还是文学新宠的写作中洋溢着的那股子要么疲疲沓沓要么激情喷薄的味道，就知道文学正在变成什么，当写作变得知识化和游戏化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专业精神的丧失，而专业精神又为什么会丧失呢，因为兴趣消退了，写和看的都兴趣消退了。当王朔调侃小说应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时候，首先是作家不再对文学自信了，不仅仅是电子产品的声光电冲击，这个拜物的空虚时代的全面来临宣告了文学艺术的衰竭。



二、小说强迫

空虚时代的文学，不可救药地到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境地。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最受宠爱的文化媒介，文学在担当了几个世纪的宠儿之后，轮到电子图像来坐庄了。米兰·昆德拉曾感叹：假如小说真的应该消失，那并非是因为它已精疲力竭，而是因为它处于一个不再属于它的世界中。

小说自从“五四”以后，一个以诗文为主流的千年传统顷刻间与西方现代化进程接轨，小说最先进入现代。但是到了目下，小说强迫症越来越深重。

可叹我们这个诗文传统大国在现代，突然决绝地扔掉自己的亭台楼榭，扭身跟着西方学起了千篇一律的高楼大厦。技术是不会有那么难学的，我们目前那些呼声很高的作家，哪个拉出去也能学得有模有样，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小说自《红楼梦》之后没有灵魂的原因。我们在学人家的时候，把自己丢得太干净。血液里灵魂里的东西都渐渐忘了，在不到 100 年的时间里，我们就成功地将自己蜕变成一种亚西方文化的产物，其间的几次断裂都堪称前无古人，每断裂一次，我们新变一次，也丢掉一次。似乎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总是以付出牺牲文化之根为代价。为强大和发展蹉路不计后果成为我们的思维定式，农业民族务实的毛病表现在文化上显得尤为急功近利非此即彼。现在长篇小说即是占尽功利之势，把历史长度放长来看，长篇小说眼下的盲目繁荣谁能说不是某种回光返照？

三、中西之辨

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开始，中西文化的爱恨纠葛和矛盾就没有停息过，成为百年来文化论争一个绕不过去的重



要话题。80年代中期开始的以思想解放和自由的名目进行的反思，使文学领域的中西之辨清晰升级，80年代以来的文学翻译无疑起到了思想上的催生作用，先后形成了“寻根”文学以及此后的先锋文学。进入当下这个哲学相对主义统领天下的时代，一切言说自然又染上了文化相对论的色彩。所以即使在今天，中西之辨的话题也还处在莫衷一是的理论争端里难以自拔。

以莫言为例，中西之辨几乎贯穿了他整个的创作历程，具有极强的典型性。他时而与文化精英知识阶层紧密合作，时而又表现出对评论家的大胆叛乱和反拨，成为当代当之无愧的前卫作家。从《红高粱》系列开始，莫言找到了民族共同体所具有的深层气质和精神而为人们所认识和称道，那时的作品坦诚、真实，紧贴作家个人的主体经验，呈现出一种内在的生命本真面貌。他的蜕变是从《丰乳肥臀》开始的，这一蜕变几乎就是中国当代文化思想变迁的晴雨表，继《红高粱》所谓的民间、底层写作之后，莫言突然抛出了一部结构形式几乎纯西式的长篇，引起的震惊可想而知了。像《百年孤独》一样，《丰乳肥臀》写了一位民间母亲的百年被侵辱史，都是寓言化的，都是那么昭然若揭地证明了莫言与过去告别，走上了一条他自己的现代性之不归路，之后的《檀香刑》又一次令人震惊。莫言在《檀香刑》中仿用了中国说书和戏曲传统的语言，但显然他的运用不是那么成功。再后面就是《生死疲劳》，这部据说43天完成的小说除了炫耀作者的才华和激情之外，章回小说的回目是重要的炫点，作家解释自己的本意是要说一种农民和土地的关系。一部50年的当代农村史被他概念性地简化了，实际上正是他太过花哨的叙述破坏了他的叙述。他的意义完全被叙述消解了，公共记忆变得似是而非。他像一个天才的顽童，只负责捣蛋和好玩，其余的在他早年的《红高粱》里用完了。

莫言小说中的中西之辨在当代作家中具有鲜明的代表性，一批作家的写作也存在着这幽灵般的困扰，是中还是西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二元对立，伴随着全球化浪潮，在后现代殖民语境中此命题会愈演愈烈并关系到小说的出路。



四、摹写情性

当代文学在中西之辨的尴尬之余最显著的特征莫过于摹写的情性了。严歌苓的两部长篇《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虹影的《英国情人》(原名《K》)摹写真实人物的成分更大,作家们的新作纷纷摹写真人真事是否意味着虚构性这一文学的本质正在渐渐丢失?摹写的思维方式多大程度上局限了作家、虚构能力的日渐萎缩是不是也征候了文学的衰竭?原创会不会成为天方夜谭的神话?池莉的所谓新写实小说以一种似乎是倒退的写实态度跃上文坛。之后的作家们开始向市场和读者归顺。余华、苏童等先锋干将也都纷纷向现实主义靠拢,当余华写出《活着》的时候,人们意识到先锋已经谢幕了。如今,当代文学的摹写情性步步升级,变得越来越懒得动脑,甚至玩起了新闻的二手写作,摹写的级次越来越低,文学性令人怀疑。媒体刚暴露出城市拆迁的野蛮,马上就有《首席记者》跟上,金融危机来了,就有《福布斯的咒语》出来。曹征路坦言在作品之前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就写成一部什么样的小说,人物、情节的设置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信件讨论,正是在文学编辑的建言帮忙下,才有了《问苍茫》。

文学就这样从生产源头上发生了改变,纳入商业运行机制,订货、生产、销售都在一个有序的运转轨道,唯独不断压缩的是作家个人的主体情感和意识,作家成了这一商业链条上供货商的角色,需要什么生产什么,热销什么写什么,速度还要快,要第一时间抢占市场,作家就像大型养鸡场的鸡,多生快生蛋,而我们将越来越难以吃到真的鸡蛋了。

五、艺匠角色

艺匠这个词是从罗兰·巴特的文论里来的,本无贬义,在这里引



人的艺匠这个词更接近词的本义——艺术工匠，它应该暗含一种机械的、重复的、批量的、技术含量不高或创新成分不多的艺术生产方式。

当然艺匠也分等级层次，同一个作家的作品也分等级层次，作家通常是爱重复自己的，但写得好的往往是相类同作品中的第一部。王安忆的写作已经是中晚期中产阶级非常成熟的写作了，温和的、道德中庸的、维护既定秩序的，甚至是消遣的，加上她东方中国式接受一切的顺从哲学，她的作品也就从来不会给人意外了。她的操作方法更接近艺匠：一丝不苟地做她手工活儿，牢牢把握自己操作长篇的基本原理，只要一些“简朴的理由”“简单的材料”就能构成她的华丽家族。事实也确实如此，对王安忆来说，人性都是相通的，不能太离谱。“这块碎片，从事实上脱落，最终又回到事实，终于各就各位，复原了事实的全部，依然是具象的生活。”这些王安忆操作小说的基本方法，类似中产阶级的人性拼图游戏，作家依此娴熟高超、运用自如地来写作，但对她来说，真正值得苦恼的依然是如何既要进入故事，又不能放弃意义的追寻？

六、喜剧功能

随着幽默成为人们的共同心理诉求，喜剧大行其道起来，这一审美取向在娱乐化的狂潮助长下已渐成主流，喜剧功能得到空前发挥。冯小刚的贺岁片成了中国人年末文化消费品，赵本山的春晚小品代表了绝大部分中国人的文化品位，新走红的小沈阳更是靠着搞笑创造了一夜成名的神话。与影视关系向来密切暧昧的小说怎能在一派喜洋洋之下不闻鸡起舞，两者之间的互动和互通有无在当代已渐成合作合流之势。影视的超强嗅觉也总是能发掘出文学界中的幽默天才，王朔小说中的京痞对话常常焕发出天才般的喜剧光芒，他后来成为脚踏两只船的半专业编剧，跟他的嬉皮调侃才能不无关系，刘恒更是小说家中的喜剧家，他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出来的时候，谁会料到日后会改造成一个阳光灿烂喜气洋洋的小市



民轻喜剧？作者本人大概料不到他会被误读成这样，起码是把一个黑色幽默简化成了这样。影视就是这样清晰地简化着文学本来复杂的意蕴和苦涩的滋味。到了《手机》被改编成喜剧电影获得的巨大利润和声名无疑具有刺激性，此后文学界更有了喜剧或滑稽写作的跟进动力，那些本不擅长此道的作家也开始有意无意地添加或幽默或滑稽的搞笑元素，总之轻松欢乐的嘉年华喜剧盛会拉开了大幕，只要合作，人人有望分得一杯羹。贾平凹的《高兴》被及时地改编成音乐轻喜剧。跟一道道被制作出来上菜的时光流程里的影片一样，迅速被翻过遗忘，成为快餐文化流水线上的浪花。评论家曾经热衷于评价贾平凹的犬儒主义，在刘高兴身上，犬儒主义已经光明正大地与高兴这一时代美学洪流合流，创造出一个 798 画作中中国人哈哈傻笑着高兴的底层人物。虽然卑微贫贱，但似乎有高兴这一宗教庇佑他，他也便一帆风顺起来。作家的高明之处在于设置了另一个人物五福，五福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牢骚满腹愁眉不展，最后他遭遇灭顶之灾。对比式写法更加坚定了作家的犬儒思想：反抗命运是无用的。

七、“触”不“触电”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最受宠的文化传播媒介，利用传播途径名利双收，对于文化精英知识阶层来说受众数量天壤之别。电视成功已成时代的象征符号，“触电”如一剂强心针，将长年关在大学、书斋里的教授们刺一个激灵，冲击波波及人文包括经济行业的各领域。

那么作家到底要不要“触电”呢？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巴思就看到了文学的枯竭，那一代作家常说的一句话是，倘若莎士比亚还活着，他就会去拍电影。这些似乎都确凿无疑地论证了作家“触电”的合法合理性。

电视剧《暗算》使麦加家喻户晓，作为一个作家，一个能写出